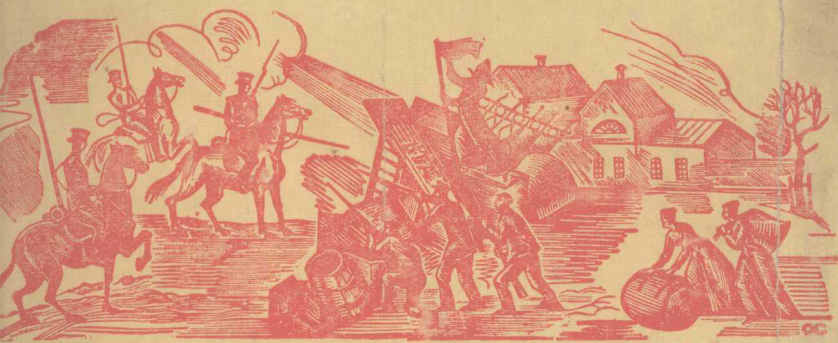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紅白旗下

張



編 萌 韓

書 畫 藝 文 道 赤

下 旗 白 紅

著 嬰 黑

~~行 印~~ 社 版 出 道 赤

• 1950 •

編者的話

赤道線上的南洋羣島，向來是被某些人目爲「文化沙漠」的；但這種片面的看法，卻不能抹煞了這地帶各民族的文藝活動。這，不僅各當地民族如越南、菲律賓、印尼、暹羅、馬來諸民族，數百年來在文學創作和戲劇、繪畫等藝術已有過各自的遺產和一定的成就，連來自中國的成千萬華僑，也在自生自滅的狀態中綻開和疊結了他們底文藝花菓了。

回顧短促的歷史，華僑社會的文藝活動是開始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後，以從中國流亡出來的革命志士爲主幹，被當做報導祖國革命鬥爭的武器而出現的，因而，從萌芽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一階段，南洋的華僑文藝活動，可以說只是中國文藝運動主流的一派支流，大部分是服務於祖國的人民解放鬥爭和抗日的民族戰爭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由於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猛烈展開，華籍的文藝工作者，除了仍不忽略祖國的人民解放鬥爭，同時，也開始正視當地人民的利益這一神聖任務了，一九四八年，馬華文藝界所提出的「馬華

文藝」創作問題的論爭便是一個說明。

在客觀環境這樣要求之下，「赤道文藝叢書」的編印，當然不會避開這雙重的任務，而且，由於祖國的革命鬥爭即將大功告成，這個叢書所想負擔的也自然而然地會側重在後者。所以，凡是以南洋各民族人民生活爲題材、意識健康、主題正確、服務大多數人利益的作品，無論是創作或譯作，不拘哪種形式，我們都歡迎接洽出版；如果由於這個叢書的印行，對於南洋的文藝運動能盡多少推動的作用，那在編者和出版者是極願獻出這點微力的。

面向南洋，我們正期待南洋文藝界的友人們真誠的合作。

韓 萌

一九五〇年十月

章次

第一章 敬禮！我們的五星旗	(1)
第二章 一再來不值半文錢	(11)
第三章 一個棒曲	(22)
第四章 時勢英雄	(39)
第五章 營場	(44)
第六章 女性聲像	(61)
第七章 自由	(87)

章

學府風光·····	(	86	)
一個生命的終結·····	(	97	)
渴望·····	(	106	)
五月的鮮花·····	(	114	)

第一章 敬禮！我們的五星旗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，印尼聯邦共和國的首府椰卡達，家家戶戶，一律掛起紅白旗，大街小巷，隨風飄揚，慶祝印尼聯邦共和國的誕生。凡是住在印尼領土內的人，都知道紅白旗是印尼國旗。除了印尼人以外，所有外國僑民，就在紅白旗的左邊，掛出自己國家的國旗，如荷蘭人掛三色旗，英國人掛米字旗，美國人掛星條旗……只有佔印尼外僑大多數的中國人，這一天却大半只掛紅白旗，讓另一邊的旗桿空着。其中有的掛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這旗自從北伐成功以後，就被國民黨政府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旗，算來也有二十多年了，為什麼現在却有許多人不掛了呢？原來這個國民黨政府，貪污專橫，與民為敵，早已使人民不滿。抗戰勝利以後，口頭上說要實行民主，背地裏投靠美帝，反蘇反共，發動內戰。國民黨的頭子蔣介石，當時手握三百多萬大軍，半數以上是美式裝備的，又有空軍海軍，所以大言不慚，說半年以內，可以消滅中國共產黨。他那裏知道，

中共雖然沒有那麼多裝備完善的軍隊，却有四萬萬民衆做她的後盾，一心一意支持她；加
以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，英勇善戰，堅決執行毛澤東的戰略，由退却而站穩腳步，吃
掉敵人，壯大自己，然後展開反攻，由東北而華北，橫渡黃河和長江，統一全中國大陸。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全國各民主黨派、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、華僑代表，在北京召開新
政治協商會議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公選毛澤東爲主席，製定五星紅旗爲中華人民共
和國的國旗。這種新中國的國旗，已在中國大陸飄揚，海外華僑，無限景仰。這次逢到印
尼獨立，過去的荷蘭殖民地政府已不復存在，所以熱愛祖國的華僑，不特視青天白日滿地
紅旗爲廢旗，且以極熱烈的情緒，把五星國旗在這一天升起來了。

旭日初升，大地普照着光明。僑聲日報門前，首先把紅白旗和五星國旗高高掛出，迎
風呼啦啦飄展。因爲這樣的新旗幟從前不會在椰卡達出現過，所以特別引起行人的注目。
他們有的站在僑聲日報對面的大樹下望着，有的停足欣賞，然後再走他們的路。汽車裏的
乘客探出頭來，馬車和三輪車的乘客，不約而同地舉目凝視。這些看旗的人們，懷着各種
不同的情緒：有的是新中國的海外兒女，他們爲自己的國旗歡呼、致敬；有的是反動國民
黨員和以前三民主義青年團份子，他們咬牙切齒，恨不得立刻把五星旗扯下來；也有帶着

看熱鬧的心情，等待事情的發展。因爲，近一個禮拜以來，僑聲日報一直鼓吹升新國旗，他們的理由是：自從十月一日北京人民政府成立以後，只有這個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政府；逃到台灣去的國民黨政權，事實上不過是一撮匪幫而已。椰卡達另一家華僑日報，是國民黨的黨報，一向受國內國民黨的津貼和支配，就極力要僑胞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理由是：到今天爲止，國民黨政府還是世界大多數國家承認的政府，聯合國的會員，當地與北京政府又無外交關係，所以不能掛五星旗，否則要受法律干涉的。此外有一種中間性的意見，是說如果當地政府未表示可以掛五星旗以前，華僑不妨單升紅白旗。發表這一種意見的，是老牌商辦報紙叫商報的。看見商報作這種主張，華僑日報就說：如果華僑只掛印尼的紅白旗，不是要變成印尼人了嗎？僑聲日報則一直堅持須掛自己的新國旗，爲了使僑衆增加勇氣，僑聲日報的外勤記者，還訪問過印尼聯邦的情報部長和當地駐軍整備司令部，結果未獲確切的回覆，僅表示「升旗的事，由華僑自己決定」。由於各方意見不一，因此大家預料到了應該掛旂的那一天，僑衆之間的步驟，一定不能一致。果然，這一天就有單掛紅白旂的，也有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旂的，至於掛五星旗的，自然最引起注意。

僑聲日報的社長余仲旋，年約四十歲，矮胖身材，圓臉，細眼睛，穿灰絨褲，白襯衫

，一早就坐著汽車到報館來，親看五星旗升上旗桿。余仲旋在僑聲日報身兼社長與總編輯，僑聲日報是日軍投降以後創刊的，一出版就擺出左傾姿態，它的言論引起頑固派的詆毀，不惜用種種卑污的手段來打擊這份報紙，可是在僑聲日報裏的全體工作人員堅持鬥爭之下，頑固派的任何陰謀皆不得逞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余仲旋漸漸出名了，被選為華僑總會的理事，和好幾個社團的委員，真是時勢造英雄。話說掛旗這回事，最先雖然全力鼓吹把五星旗掛起來，余仲旋却也怕掛了五星旗，是不是會受到干涉？萬一受到干涉時，如何對付？余仲旋還特地去拜訪商報總理翁立人，邀商報一同懸掛。翁立人是以圓滑著稱的，連說「過幾天看看情形再決定。」他的理由也很堂皇：「國旗應該慎重，掛上去必須有不致被卸下的把握，否則，國家的面子攸關……」余仲旋想想翁立人說來並非無理，回來就與他的後台葉龍慶商量。葉龍慶是僑聲日報的董事長，中年人，待人溫和，而且很肯資助別人；只是做事缺少魄力，是非有時也不分明，遇到緊要關頭，唯唯否否。經余仲旋一問，他也主張一切務必慎重，又叮囑到了二十五六日，再打個電話去跟商報方面談談，最好兩家一致行動。當余仲旋打了電話，找到翁立人聽話時，得到的回答是：「我們已經派人去警備司令部問了，如果他們說可以升明大就升……」如果不，又怎麼樣？圓滑老練的

翁立人不作任何表示。

余仲旋正爲掛旗的事打不定主意，忽然接到一封讀者的信，這樣說：「我們在僑聲日報的號召之下，決定在十二月廿七日把莊嚴的五星國旗升起來，不管升起來以後會遇到怎樣的危險，我們都不怕的。我們相信，僑聲日報必然是那一天最先升起來的一家，因爲言行必須一致，我們這樣地期待着！」這使余仲旋十分爲難。在自己的筆下，曾經三番四次地激勵僑胞把自己的國旗掛起來，如果僑聲日報反而不掛，那麼，以後僑聲日報的言論還有什麼價值？基於利害關係，仲余旋知道掛旗的問題，不容再事猶疑不決了。

替僑聲日報收旗是一家叫「新生」的洋服店。這家洋服店把第一面做好的五星旗，當作式樣，在店前的玻璃陳列櫥內張掛起來。一般專事誣害有正義感的僑胞的團棍、黨棍，暗中去告洋狀，說「新生洋服店替共產黨做紅旗」，再加油加醬一番，事情自然就嚴重起來，結果二名警探，把「新生」洋服店的店東盤問了半天，才把事情弄清，五星旗沒有給沒收去。當天中午，就着人送去僑聲日報。

現在，這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，在椰卡達的市空飄揚了。同時，大街上也有幾間愛國僑胞的商店，把五星旗掛起。一般純潔的青年男女，一批批到僑聲日報的門前來，

向這人民祖國的旗幟致敬！

大約九點鐘左右，一輛吉普車，載着四五名武裝警察在僑聲日報門外停了。後面隨來二輛豬肝色的私家車，也在不遠的街邊停下。這吉普車上的警察，一個個跳下，荷槍進入僑聲日報裏面。帶頭的一位，氣沖沖地要找負責人。余仲旋聽見軍警來了，心裏有點怔忡，臉上的表情顯得不十分自然，由經理王正風陪同出來。余仲旋在印尼雖然住了八九年，但是印尼話還是辭不達意，因此需要王經理繙譯。那位警察問余仲旋道：「你是報館的負責人嗎？」余仲旋回答是的。於是警察單刀直入地問道：「外面的旗是你掛的嗎？」余仲旋回答不是，這很引起全報館的人驚奇。原來余仲旋的意思，旗是報館的兩個職員去升的，不過他可以負責。警察就說：「你負責，你知道那是什麼旗麼？」余仲旋回答道：「我知道的，一支是印尼的紅白旗，一支是我們中國的國旗。」警察怒目對余仲旋道：「胡說！那是共產黨旗！」接着又說：「你趕快把它拿下來！」余仲旋聽了，忙叫王經理向警察解釋：「這不是共產黨旗，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十月一日宣佈成立以後所製定的新國旗，這是第一次掛出，你們沒有見過，所以誤會它是共產黨旗。今天印尼聯邦誕生，我們十分高興地爲你們慶祝，所以掛了出來，難道你們不高興嗎？」這樣解釋過了，那位警察還

是不肯罷休，停了一刻，用命令的口氣說：「我是奉命令來叫你們卸旗的。現在請你把五星旗拿下來！」站在余仲旋旁邊的許多人，都感到憤怒。外面的羣衆，聽到要下旗的命令，騷動起來，有的悄悄走近大門邊，想要看看裏面的情形，可是站在門邊的警察，把他們喝開去了。余仲旋望望王正風，又望望周圍的人。大家都用堅決的眼光示意余仲旋，叫他不要示弱。警察看見余仲旋沒有表示，就更嚴厲地命令道：「聽見沒有？把五星旗拿下來！」余仲旋在衆人監視之下，用顫抖的聲音告訴警察道：「剛才我們告訴過你，這是新中國的國旗。我們的國旗正像你們的紅白旗一樣莊嚴，不容隨意侵犯的。我們不能取下它！」王經理把這個意思轉告訴警察。情形看來有點緊張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兩名警察執槍對準街上的羣衆，兩名走到旗杆下動手就要卸旗。羣衆中有人用印尼語尖聲叫出：「不許動我們的國旗！」也有人叫道：「如果要下五星旗，把紅白旗也拿下來！」但是不顧羣衆的反對，五星旗是被強迫降下來了。

就在降落五星旗的一剎那，停在不遠處的豬肝色汽車，猛地跳下五六名華僑青年，其中一名是華僑日報社長鍾一夫的兒子鍾化，手裏托着一架照相機，用打籃球的姿態衝到離旗杆約三十步的角落，隱着攝了一張照。其他幾個，在名叫王堯的率領之下，幸災樂禍，

爲降旗的警察拍手打氣。余仲旋和王正風他們，站在門口，十分悲憤。王正風說：「我們站在這裏儘看不是辦法，應該去抗議去。」站在他後面的女記者方萍，自告奮勇，說找警備司令評評理去。余仲旋說聲好，就叫王正風陪方萍前去，他自己守候在這裏，看看還有什麼動靜。羣衆中有人向余仲旋叫着：「堅持鬥爭！不要退縮！」余仲旋着實受了感動。卸旗的任務完成，四名武裝警察威風凜凜跨上吉普車開走，後面立刻跟上了那兩輛豬肝色的汽車。街上的羣衆，其中有不少情緒激動的青年，一窩蜂湧入僑聲日報，夾雜着各種憤怒的聲音。一位廣府僑胞罵着：「丟那媽！一定係黨棍做鬼。」有人附和他：「當然囉，趕來攝影的不就是黨棍的兒子嗎？」也有的說：「我看見王堯那傢伙在那裏指手劃腳，武裝警察說不定是他引來的。」那個廣府人又氣憤憤地說：「早知係王堯這契弟，應該打佢一次半死！」這些聲音，把僑聲日報的辦事處填滿了。

這時，王堯的汽車已經駛進黨部，向人家報告「好消息」。鍾化却獨自回到華僑日報，一面向他父親報告，一面把一束膠片從相機裏弄出來，用涎沫把它黏好，又匆匆找照相店沖洗，預備要製成電版在華僑日報刊登的。好事的頑固份子，很快地散到街頭巷尾去告訴人家：「僑聲日報的五星旗給武裝軍警降下來了。所有掛了五星旗的，如果不趕快自動

卸下，等會兒就要出事情了。」一時停掛了五星旗的商店，有些不知如何是好。但其中大部份却是站穩立場，決不自動取下。約莫一小時以後，頑固份子們尚在散佈搖惑人心幽消息之際，僑聲日報的五星國旗又在太陽下呼拉拉飄揚了。

原來方萍和王正風坐著汽車趕到警備司令部，請見警備司令，因警備司令有要公外出，改由秘書出見。王正風將剛才發生的下旗事件，源源本本對他敘述一番，並且告訴他，印尼聯邦建國委員會主席，會對新聞記者表示，升掛五星旗與否，乃華僑自己的事，可見印尼當局並無禁止升五星旗的意思，何以會有今天早上的事件？這位秘書回答說，禁止掛五星旗的命令，據他知道是沒有的，不過誰掛它，就應該自己負責。王正風說：「我們是負責的。」秘書先生說：「那就好了。」方萍聽了，就把接頭經過情形，在電話裏通知余仲旋，聽到這樣一種情形，余仲旋又告訴報館各同事。大家仔細一想，印尼政府無論那一方面，都無不許掛五星旗的表示，爲了鬥爭到底，應該把五星旗再度掛上去。不然的話，全市僑商，莫不以僑聲日報馬首是瞻，他們看見僑聲日報不掛，一定也會把掛着的五星旗取下來。這個意見，一致認爲很對，於是，決定再度升旗。等着要知道鬥爭結果的羣衆，對膚新的國旗，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。這時，烈日當空，街上一片熱浪，看見自己

的國旗安然無恙，迎風招展，羣衆遂逐漸散去，余仲旋也從褲袋裏抽出手巾，揩乾了額頭角上的汗珠，自己先回家去了。只留下幾位青年，守在報館裏，護衛着他們熱愛的國旗。